





武備志卷一百一十九

明治年月
庚午年九月

防風茅元儀輯

度載

度四十上

四夷

七

朵顏三衛考

三衛在大寧都司北曰朵顏福餘泰寧其地在春秋爲山戎秦爲遼西郡北境爲奚契丹所據東漢征敗之其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

庫莫奚後屬契丹名兀良哈今猶仍其稱元即奚都地置大寧千戶所國初置行都司及營州等衛洪武十四年封子權爲寧王守北藩時宋國公馮勝征納哈出上諭令據大寧塞分兵列成以控制之至出內帑鈔募民輓粟餉軍勝遂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每師出輒留重兵爲守卒破降納哈出二十一年故元宗室遼主阿里失禮及朵顏諸酋奏願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廣寧至洮河爲泰寧衛以阿里失禮爲指揮使答賓帖木

兒爲同知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原爲福餘衛以海撒男答爲指揮同知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爲朵顏衛以脫魯忽察兒爲指揮同知各領部落爲外藩畜牧遷徙從其俗靖難兵起先襲破大寧盡拔諸軍及三衛胡騎挾寧主入松亭關事平招三衛奉職如高皇帝時盡官其酋與約歲再貢衛母過百人其後屢告饑許以馬易糧小小入犯璽書詰責訴以馬贖罪比馬至復償以布其易糧者上馬至十五石絹三疋邊爲之困後乃以都督

劉江議裁馬直半給布綢是時寧王徙藩江西都司及諸衛皆遷內郡大寧地虛三衛因竊據出沒塞下外暱就中國而內通虜永樂二十年上北征阿魯台曰虜恃兀良哈耳必剪兀良哈乃簡步騎五萬令諸將分五道往而身率兵邀其西走五軍會兀良哈果驅馬牛羊車輶西走陷澤中上麾兵蹙之斬首數百級相蹂躪死者甚衆已乘高望見寇衆復聚乃分左右翼夾擊而令甲士持神機銃入深林中爲覆曰寇至乃發已寇突而左右師馳

之走林中林中伏卒起虜驚走渡河大潰死傷略盡餘數百人躍馬走上曰此虜酋所居疾擊之追奔三十里蕩其巢而還三衛自是創復稍稍自歸上亦貰其罪待如初昭皇帝立更給福餘衛印并釋前所虜部酋帖格歹從指揮安出請也章皇帝初貢不時至邊將請訖之詔飭部伍防守而已毋輕議兵宣德三年秋上大閱行巡邊駐蹕石門守將奏兀良哈萬衆侵邊已入大寧經會州將及寬河諸將咸欲擊之或請益徵兵上曰孽虜無能爲

也朕以鐵騎三千出其不意擒必矣遂決親征下令選士三十人一人一子騎持十日糧夜銜枚出喜峰口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虜營二十里虜望見我軍以爲乘隙卒易與悉衆來戰上中分其騎爲兩翼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矢如注繼神機銳疊發虜大潰走上以數百騎追之虜望見黃龍旗知上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生縛之斬其酋命諸將搜山谷務窮虜巢忠勇王全忠者故韃靼名王子也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効上從之或言虜其

類也往必不反上不聽竟遣之忠與把台果大獲虜八人馬牛羊數百至上命酒賜以金爵顧謂侍臣王者用人宜誠如朕昨懷疑聽人言將失二人心或言夷族叵測上曰漢用金日磾何不可耶時天子神武閑於兵士馬精強所任皆効力故一戰大克六年詔諭三衛鑪其罪使自新其明年更給泰寧衛印以舊印奪於虜而福餘印亦以虜再失至正統元年再給睿皇帝初三衛復通虜酋脫懼及女直伺塞下屢詔戒諭之三年春三衛酋阿魯瓦

等以五百騎掠葭州爲邊兵破歸獨石守將楊洪邀之西涼亭生擒百戶乞麻里等奪所掠上命集凡良哈使臣於市戮示之隨諭都指揮安出等近邊臣屢擒盜邊者訊之皆爾部人爾其縛首惡來獻毋匿叛安出使指揮伯都哈孩等入貢具言其人已遠遁無從捕再勦索之其明年夏三衛酋歹都等言賞薄互市失利非文皇帝故事上因其使陛辭勅諭歹都文皇帝以爾通阿魯古歲徵爾馬三千匹贖罪爾俛首聽命朕實爾寬而妄意無厭

是速敗也其亟改圖不者將貽悔其秋楊洪復破其五百騎于白塔兒璽書褒洪五年使者易農具歸關吏阻之其酋以爲言詔聽歸其明年福餘所部脫火亦完哈等以射獵爲名掠邊關被擒其明年復掠遼東守將曹義擒其酋李台皆命磔于市其明年虜酋脫懼死子也先嗣益驕橫屢犯塞朵顏乘是愈擾邊然多不過百餘騎明年秋三衛乃並入寇命成國公朱勇率諸軍分道出喜峰口諸處都督同知楊洪出黑山東西齊舉並擊凡良哈

勇等渡柳河經太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敗之次虎頭山及流沙遇泰寧朵顏又敗之洪至克列蘇俘斬安出部賊各奏功自是二衛寢衰然怨我刺骨因通也先導之入寇矣而其別貢中國如故安出歹都言女直來侵且修怨詔戒止之亦時時以瓦刺暴掠聞輒賜勅存慰許急則避居近邊二十一年春都御史王翹同總兵曹義巡塞外至廣寧兀良哈伏林中義圍擊敗之別將胡源出開原集禮出寧遠各有斬獲褒賞翹等有差十

四年福餘泰寧結也先入寇朵顏獨扼險不肯從虜不得利大掠二衛人畜去二衛益衰而朵顏獨強盛竟與虜合我是以有土木之變嗣後三衛入貢往往雜入北虜使中窺我遇北使厚心不能無望且以我虞虜也故常挾虜爲重以結婚姻遼北聳邊吏盡沒遼河東西三至河北故地薊遼從此脅脊多事矣景泰三年三衛遣入言也先將以冬月住哈刺莽來召衛酋往議事兵部尚書謙議也先貢使絕而三衛使遞至疑爲虜間宜令邊臣嚴爲

此時方
蓋失

備因條上防禦諸事詔從之五年泰寧都督僉事
革千帖木兒上書乞大寧廢城及甲盾謙復持不
可帝心難子城又重絕三衛懼乃用廷臣議遣譯
者語之大寧城迫近塞不便射獵又炎暑恐生疾
疫非所宜居其去塞二百里住牧毋犯邊吏約甲
盾不爾各寇至則給其明年革千帖木兒及朵顏
諸酋來朝乞犁鏚種糧及耕地自給詔予糧三十
石其明年入邊叅政葉盛督軍破走之天順二年
虜酋孛來謀掠三衛詔諭革千帖木兒使修備緩

急來告隨晉革千帖木兒爲左都督其明年革千
帖木兒死弟兀研帖木兒代領衆部落不附乃從
朵顏都督朵羅干請以其子脫脫罕羅爲都督僉
事領父職是時三衛多與孛來通貢使浮常額故
事貢道出喜峰口景泰末已闌從獨石萬全右衛
入至是乃隨罕來使者俱入雲中邀厚賞我待之
如故仍戒邊臣毋盡納至成化元年孛來爲請
賞結三衛心詔諭罕來國家待四夷輕重有等成
憲具存三衛違貢道舍東而西無誅爲幸其又何

厚焉其年復犯邊遣都督季鐸往諭至泰寧而還
兵部勅鐸奉使無狀請逮治詔貸之泰寧衛酋隨
請於塞下市牛及農具并乞蟒衣制勿與蟒其他
聽與民交易其明年詔虜使毋通采顏已又戒邊
臣備采顏通虜五年詔一衛賞貢外毋進海青兒
鶻其後屢以馬市請兵部持不可至十四年命兵
部侍郎馬文升和轉女直三衛而通事百戶王英
嗾幸奄汪直使攘文升功二衛乘間申前請且欲
改貢道從_此開原復以兵部議格而三衛亦要索無

已時大抵自天順後北虜諸酋反覆相殘跡並陰
結三衛伺我然亦不敢大爲寇而總兵梁銘頗以
威名著弘治二年講增賞不詐其後小小入邊或
絕貢我輒嚴備至十年守臣張瓊楊友出塞燒荒
掩殺邊釁遂起十七年采顏通小王子入寇上御
煖閣召輔臣議語在北虜考時采顏部落益蕃累
侵盜而諸部花當爲貴種花當次子把兒孫恃驍
勇敢深入益爲中國患正德四年泰寧酋滿蠻率
部落二萬餘欲附居塞下避北虜守臣以聞兵部

武宗元卷三
議許居故鎮安堡第戒邊臣毋縱虜內蹂從之其後花當累請增賞且謂不得請則絕貢詔暫增今歲後如故而花當請益堅我不能從乃遂通小主子部落自點魚關毀塙入殺參將陳乾及指揮談茂馬英等遣都督桂勇討之兵尚書王瓊建議諭花當必以把兒孫償乾乃罷兵許貢花當言把兒孫已遠遁請入馬贖殺乾罪瓊初持議堅後竟許花當貢班師未幾復入寇參將魏祥全軍沒終正德世不能討肅皇帝立都御史孟春言把兒孫修

貢謹又歸我人畜請予一秩詔予千戶給事中許復禮謂不宜予事乃格是時把兒孫與小主子婚屢誘虜入寇都督馬永禦之頗有斬獲孟春復請母借一下官以餌虜御史盧瓊疏罷之未幾把兒孫死革蘭台爲都督革蘭台父革列字羅花當長子也早死把兒孫狡悍謀奪嫡然種人不附附革蘭台至是乃得襲時嘉靖十年也革蘭台立隨入寇漁陽諸小關皆殘破撫臣王大用頗有遠略欲厚賂城其霧靈山不果革蘭台又乞晉秩大用持不

可屬虜酉阿堆哈利赤數殺掠建昌喜峰口太平諸塞御史連疏詆大用啓囂奪其官虜益張邊廢耕牧而朶顏亦益輕我一十年革蘭台遂復求增貢不許時時暴塞下輒云結小王子且夕入寇會虜角雲中深入太原邊臣恐因日山海關諸邊連歲無警亦是酋功也宜予賞詔從之其明年復誘虜犯青山口內詔以侍郎胡守中往勦撫守中愴嗜利益內帑金多又擅出塞盡伐遼金以來松木百萬自撒藩籬徧索富人舊將領金錢言官劾守

中論死西市巡撫徐嵩以阿事守中削籍已有發嵩乾沒狀者逮謫戍其明年總兵郤永出塞襲李家莊斬四十級李家莊者朶頗別部也善盜邊然不通大虜亦能盜虜馬每往輒呼我戍卒曰吾往盜馬耳無我虞也狡而善射虜追之輒入險不能逼頗爲邊障是役後遂恨我往往合太虜爲梗而遼東塞亦以朶顏故連中虜我兵禦之互有勝敗二十七年革蘭台死子彰克襲故事三衛酋皆以貢時身受職闕下至革蘭台父子乃遣入代講我

不能詰頃之有庚戌之變虜時言遼陽軍道我來
虜呼朵顏爲遼陽軍故云自是調邊兵入衛及移
戍薊無虛歲三衛滋勾引莫誰何三十年咸寧侯
仇鸞請征之樞臣趙錦督臣何棟議不可撤藩離
弘寇自近事遂寢其年冬誅逆酋哈丹兒爲陳通事
舟兒通事皆邊民爲夷酋幹堆板卜所獲更姓名
充貢使大爲虜謀先是虜謀犯京東舟兒爲言湖
河川可入比逼古北口復傳虜西還誤我畿甸爲
殘至是虜求開市舟兒燭構其間何棟計擒之始

伏法其後楊博爲總督復讐殺其首惡通漢夷稍
戢三十八年虜把都兒十萬騎挾朵顏酋影克哈
孩爲鄉導我謀多被殺虜遂潰牆深入督臣王忬
誅死其明年影克勾把都兒犯一片石遊擊郭琥
敗之四十一年糾東西虜二十萬由牆子嶺入大
掠畿內督臣楊選誅死隆慶元年夷酋董忽力勾
土蠻十萬入寇勢甚猖獗折牆出至擗棰崖迷失
道墜坑死無算語具虜考是後督臣譚綸總兵戚
繼光協謀練兵增垣控制有方迄隆慶三衛奉職

三
稍謹虜亦無大舉邊恃少安衛制首秦寧久福餘而朮顏末今朮顏盛故以爲首稱曰朮顏三衛云二衛皆勾虜而朮顏爲甚太抵夷性喜偷剽善反覆虜衆至則逢之爲導而貪中國賜予燕撫厚亦時時以虜信告我得預防故追之則敵使爲虜信之則墮其計善馭之則因用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不能絕亦不可絕也其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北海南達薊遼俗與韃靼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以中峰形似故名產馬橐駝黃牛青

牛瑪瑙鵲櫟皮白葡萄

茅子曰吾嘗聞之葉少師云兀良哈之爲中國利害甚明也分閭建藩高皇之慮遠矣內徙於文皇非不得已也干戈初戢障塞尚虛愛弟之請難裁征戍之勞在念權宜移置姑待後圖觀其次鳴鑾鎮有滅殘虜守大寧之諭彼何嘗遽割以資夷哉犁庭甫定榆木變興雄謨莫究遺憾可知章皇寬河之役威折奸萌假令乘勝長驅刈殘酋復舊疆善繼善述誰曰不宜顧上有雄略之主下無謨遠之

臣後且弁開平而失之，遂使要害藉於犬羊，而宣遼隔。若胡越禦戎之策，從茲絀焉。失西河套而東大寧，失之皆我害也。然河套猶明知其奪於虜而時圖恢復，乃大寧藉口於文皇職方氏，遂視若三衛之固有，無敢談及。故實莫稽而傳譌日甚，可勝嘆哉！嗚呼！至哉斯言！篋以加矣！

武備志卷一百二十九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

占度載

度四十二

四夷八

日本考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二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禦王者二十餘國，其後天村雲尊

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主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唆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賄來毋患吾邊不能則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歸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守之秩爲具言所以來宣國家威德耳豈狃

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充勸仲猷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民久私貢並却之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却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崔庸敗事發土乃著祖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

正德元年
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
衛所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
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上
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
賚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予勘合十年貢八年
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
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璽書下義持
爾父畏天事大職責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于上
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

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誠罪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
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偵倭至卽伏兵望海
塢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馘無孑遺
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爲欺詐
瀕海復騷賴是捷遂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
以日本貢久不至命中使諭其王源義教明年
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
不違我亦取羈縻不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
官廩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下孕婦男女剖

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發
積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
遣宋素卿來責。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
於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
臣曰：「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闢
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主
源義植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
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
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
市舶。

殺戮指揮劉錦袁璉，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
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
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
源義曉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
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婪違，約如故。
内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呐喝
官府，以縱寇爲辭。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
德也。如是者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賞而來，不得
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

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是朱紈以巡撫蒞治之紈日夜飭兵嚴糾察上
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
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
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巡視忬經略擒發頗有
績旋移大同去李大龍代將則盧鎧湯克寬俞大
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
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鎧戰孟宗堰大
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窯墩皆

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
敗二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
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
海至文華素負緣大學士嵩貴幸頤指經經自以
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爲下文華屢促出師經以兵
機秘業已刻帥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
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
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
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業上疏

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珫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珫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太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參政任環戰稍捷，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賴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鬪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阮鷗代。

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強，徐海後至，與之合，叅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於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賊進圍鷄於桐鄉，鷄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構二賊，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諭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卽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

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嘗遁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日本使禁戢諸夷母內犯宗憲遣洲行以諸生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

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一歲乃遣僧德陽及夷自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禪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闡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母誰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

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皇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

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皇必且合合則道有二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爪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爪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

北倭悉平其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鴻罷去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無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叅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管路險隘官軍坐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三千七百餘人歸乘勝勒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

賊偵者歸告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尚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竄四十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大敗一舍而軍不敢戰後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間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江諸處盡討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

欲走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聞粵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本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參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

且倭能苦我者皆我輩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輩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謂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日本稱王者自源氏歷橋氏平氏以至泰氏卽藤氏其秉政者曰關白神廟初平信長爲關白雄鷹能鉤下有秀吉者幼而賤男躋辯才販魚而醉卧樹下信長出獵馬驚欲殺之以辯而免養爲義子更名森吉每出戰無不捨信長遂據二十餘州殺其主而秀

吉以賞輕頗怨望信長恐其叛乃僉攝津鎮守太將口而信長爲部將明智所弑秀吉討平之廢信長之子而自立當是時乃萬曆十四年也至十七年盡并六十六州矣嚴刑以御衆狡智以誘叛故所嚮皆靡亦以是失衆心是年誘琉球不下脅朝鮮朝鮮遂入貢次年將自朝鮮入寇禁琉球弗我貢恐以涉其事琉球相鄭迴密以聞天子乃下詔責朝鮮壬辰遣自金山掠朝鮮戊戌秀吉死始底定詳朝鮮考中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西

北至鴨尾山小泊馬島泊半信宿至閩半順風旬步至其主居山城改稱山君山城之南爲都邑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曰允伊紀伊之東曰伊賀山城之西爲丹波國之西左之西爲播磨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國之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備後之北境出雲之南境備後之西爲安藝出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日月之國即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

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淡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隅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藝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代主領空名耳倭不寧其號令內相攻強則役屬而豐後最大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雷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

海潮者以三四五月爲太汛九十月爲小汛其歲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少則水闊筑港氣候博多口向豐前豐後和島諸島俗喜益輕好外艷色重一里外緩步爲蝴蝶藻前一人揮白扇爲花上大吉竹大以骨爲筷刀劍剛利中國不及也甲子年體頭斷髮懸面文鳥婦髮波髮跣足間用屨十七氣溫燠宜禾稻桑麻產之良穀均木晶硫黃木銀銅錢曰朱青玉蘇木萬石網絹花布漆器扇刀鏹錦甲貢道並由寧波達於京

茅元儀曰今我之禦倭者，莫不以密而奇。兵滅於伍，糧耗於汎器，毀於自然，猶可言也。特是
我之步卒不能當倭之利，方倭之水濶，小半當死。故
之戰艇，故先正謂禦倭者必禦之於海，設會哨之
法，謹戰艘之修，所以事貴豫也。今防汛者以捕魚
爲業，而舟楫帆檣敝者莫葺缺者莫補，白失其陰
釁，將安弭至於絕貢市杜私販，固萬年長策哉。然
亦盡然也。天地不能違，人情而制道聖主不能
違。情而制治我之利於倭者，一扇一刀固遠物。

之不賣，倭之利於我者，絲纊鉛磁乃資生之必需。
貢市絕則私販通，私販通則寇掠啓，私販則姦民
藏，致勾引之隱禍，譏察廢，致禁物之闖出貢市通
則舍門戶之險，延盜中堂，均不可也。而私販者日
益其將吏，防閑適所以啓，賄冒法而出，必非良民。
冒法而入，寄命人手，故昔則教之入寇，今且教之
造船，使彼之船與我等便，彼之習船與我等巧勝。
負未可知也。故不如稅販物藉商名嚴冒禁核往
返，收其什一而挈其綱領順其性欲而杜其侵凌。

誠良法也。昔者肅皇帝之禁北虜馬市也，曰再言者斬。今竟以貢市收五十年之奠安，制治因乎時耳。東南之禍，在於旦夕。主國是者曷深長思哉？其地理語言嗜好寇術，特詳之。左方以告來者。

武備志卷一百三十一

武備志卷一百三十一

防風茅元儀輯

占度載

度四十二

四夷九

日本考二

茅子曰：日本之地不甚廣，而置道分州列郡，蓋摹倣中華而侈言之者也。語言嗜好不明，則無以知其情。船舶利器，寇術不諳，則無以制其變。故

差次之

疆域 津要附

譯語

嗜好

船舶

利器

寇術

畿内部

州五

疆域

右共統

五十三郡

山城 太和 大河内 和泉 小攝津 大

右共統 五十三郡

幾外部

道七

東海道

州十五

伊賀 小伊勢 大志摩 小尾張 大三河 大遠江 大

駿河 大伊豆 小

甲斐

大相模

大武藏

大安房

中

上總 大下總 大常陸 大

右共統一百一十六郡

東山道

州八

武備志卷二十一

古慶載

四夷九

近江 大美濃 中飛彈 小信濃 大上野 大下野 大

陸奥 大出羽 大

右共統三百一十二郡

北陸道

州七

若佐 小越前 大加賀 大能登 中越中 大越後 大

佐渡 小

右共統三十郡

山陰道

州八

丹波 大丹後 中但馬 大因幡 大伯耆 大出雲 大

石見

小隱岐 小

右共統五十二郡

山陽道

州八

播磨 大安藝 大美作 大備前 大備中 大備後 大

周防 大長門 中

右共統六十九郡

南海道

州六

紀伊 大淡路 小阿波 大讚岐 大伊豫 大土佐 中

右共統四十八郡

西海道

州九

筑前大筑後大豐前大豐後大肥前大肥後大

日向中大隅中薩摩中

右共統九十三郡

島二

壹岐小

對馬小

共爲驛四百一十四戶七萬餘課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

津要

國有三津皆商舶所聚通海之江也西海道有坊津薩摩州花旭塔津筑前州洞津伊勢州所屬三津惟花旭塔津爲中津地坊津爲總路客船往返必由花旭塔津爲中津地方廣闊人煙湊集中國海商無不聚此地有松林方長十里名十里有百里松土名法哥然櫬乃宿先也有二街名大唐街唐人留彼相傳今盡爲倭也洞津爲末津地方又遠與山城相近貨物或備或缺惟中津無不有貿易用銀金銅錢憑經紀名曰居隔

依璽錢鑄天順永樂洪武樣自琉球高麗得之銀一兩換三百三十三文零用三文抵一分總錢千稱丁貫每米一石常價一兩中國斛可三石有花素花者三四兩素一兩大紅七八兩

譯語

天文	天	天帝	日	虛露	月	禿計
	星	付泥		風	加前味	
雨	疾迷			霧	吉利	
					雪	計伏六

時令	霜	名末蒲	落雨	挨迷	牛	非路
	早	來運梭	夜	捲落		
	晚	投發耀				
冷	田許		明	挨介		
明日	失日亞		煖	水		
前日	阿多		後日	野亞撒		
明日來	挨戊		日暮	非故		
地理	打俚		後日來	挨殺核		

地大火非海鳥彌

山羊賣沙大水鄉羊埋

水明東石依木在江打各

島名

山城羊馬筑後職骨和泉因宇肥前非前伊勢衣舍

筑前職骨河内茄懷豐後蓬哥伊賀衣加日向凡加

太和野馬豐前李前攝津因你肥後非谷志摩石馬

大隅阿思三河迷茄淡路懷姿伊豆因慈武藏伊撒美作撒署下總伊撒備後避

尾張俊阿遠江拖多駿河彌龍讚耆基努相模彌茄山口即周防備前避若狹懷加

薩摩撒子紀伊包奴阿波挨懷甲斐既怡土佐拙撒藝上總倭撒迷常陸智撒安房阿空安藝阿計

越前 前 日 知

長門 多奴 茄

加賀 坡茄

但馬 達什

近江 多島

信濃 農申

出雲 太因朱

伊岐 尤計

陸舉 話收

播磨 馬法里

越後 谷日清

丹後 丹哥

佐渡 沙渡

伯耆 花計

飛彈

隱岐 和計

多藝

女島

上野 美濃

石見 因幡

下野 丹波

連島 男島

對馬島 賀付

博多達

佐加關

五島 我島

南迷南

前利落

銀搭尼

珠 他賣

錢 前移

黃銅 帖若

水銀 明東

好銅錢 姚禮

紅銅 鶯更

楷尼

人物

皇帝 大利天王家里

官 大米烏野雞

公 翁知

大官 大大烏

父 阿爺

母 發發

嫂 亞尼

弟 阿多

姉 亞尼

妹 一派多

姪 何義

孫 阿奚

丈人 子多

孫 胡來

丈夫 壽山

兄 阿尼

丈母 子多

婆 猶蒲翁妃

妻子 何柰

百姓 別姑常

婦人 謬家

叔 何治王前

後生 達

老 禿古

姐夫 不哥

孩 鉗鼻

僕 三三

朋友 道門大聖

老實人 埋骨

小廝 孟智

強盜 六宿多

艱難人 胡奈故

和尚 鳥老

誰人 搭梭

獨眼人 密皎

財主妻 賣

我 阿奴利

徒弟 加食

你 撫哥了

財主妻 賣

生得好

眉眉月失

外甥哥

長子

難解水

媳婦

嫌妙

長弔

年少

華蓋水

主人

采果

生得醜

脣歪

富哥

烏多

貧旦

賤東

乞丐

那望

計

好淫

梭羅水

年紀

多故

賊子

莫入

水

村孫

山

拐非計

種木

麻子

骨

水

人事

水

不要

依也

立達子

等待

埋祖

眠

羊達路鳥將卒

拿來

未低吉反未得哥

已

拿去

未底于古

相擾

括括計

亂說

思量骨多莫話介反俚

拿去

未底于古

看

見見將梭

不送

思量骨多莫話介反俚

拿去

未底于古

坐

移路阿將梭

病

依羊埋許

揖

鳥論羊埋水睡

看

見見將梭

去

漫咤羅獮因彼子

在

何故伊虜

坐

寬彼計乃俚

來

何耶俚且多

便來

羊佯地何耶

看

見見將梭

回來

耶俚吉人慢慢的

便去

密路

快來

發下何耶

送與我面皮

愛惜搖落

怕路路

出去一計

前行倭殺雞

怠慢難利骨多

喜羅打步

說話未納愁

羞愧番勤山奴

喫那慕

獨樂哥賣

行門挨龍

唱各來

安排蘇路

不來賈矢

借艇路

快去法古

打人生亞達

走法古

莫怪哥加禮

多喫酒何賢

教水

喫酒麻黑

那里去移姑

唱脣夫

買賣烏禮

不喫了禁哥

添烏路

快去加禮

打人達

賣烏路

莫怪哥加禮

多喫酒鼻祖

痛水

莫怪哥加禮

打人生亞達

遊步

起身倭達

多多喫了前行

殺其奴瞎

不曉得措賴

不曉得措賴

害天郎

老實說話買多

老實說話買多

肚餓熱木

多少賴在故

慢慢的買得打

醉邀帶

無情亞姪吉

慢慢的買得打

打子胡

哭乃古

慢慢的買得打

肚餓熱木

起身倭達

慢慢的買得打

醉邀帶

起身倭達

慢慢的買得打

打子胡

怪 多堅固
發 賴且

死身大

腫刺大吉打舌

買加利

輸
打埋計

傷寒 雞骨

身體

耳眉目

上骨口

鼻發柰

卷之三

卷之三

鼻發奈

心

髮
夾
措
迷

肚發癩

指尤皮

100

卷之三

100

器用

小刀客曆

中刀柴歪

大刀開中
打奈繩

齒
治

卷之三

卷之三

金

金是

鎮華川

磨刀石休木

泥銅扇法古

小箱法哥

泥金扇空

利旗搭泥

等子發介

皆利刪

碟沙頰

孫助

哥

酒盞失祿疾

漆鳥論

盤雞水

吉

利

麝香射哥

傘隔落

碗鷄

吉

利

沉香沉哥

梯飛計

鞋水

里

木香木哥

傘隔水

盤鷄

水

利

衣服

衣服乞麻

靴骨都

鞋水托里

被伏個達昂

錦金帶

鞋失其里

茶解素

綿布木棉

鞋迷奴

燒酒隔辣

夏布奴

鞋明里

醬彌沙乃

油賴

鞋阿羅

大麥鳴蒙

糞水路

笋乾火古

花木

杉松計

梅酸婆

瓜

鳥埋

鳥獸

牛

胡水

狗

意奴

麻

莫入

芥

水

檜

雞

那

小麥

杆

豆

磨米

醬瓜

可羅

米穀

穀

肉

惄惄

松

埋止

菜

奈

茄子

乃沈

猪

豕豕

雞
泥
泥
泥
泥
泥

鵝
解
加
解
加
解

馬
鳥
馬

羊
羊
其

見
米
睂
助

蟲
失
辣

數目

一
丢
多
子
夫

箇

个利

二

扶
夫
達

子

子

三
微
密
密

子

夫

四

學
做

子

搖

十
子
乃
做

一
子

十一
多
子

多

丟

六
微
密

子

夫

七

子
乃
做

一
子

搖

百
法
古

千
貫

借
一

多
子

多

丟

萬慢亦

通用

有

挨路

極好

明哥多發篩

小

迷加

遠

多俟

短

挨卒

厚

羊鋟水里

無乃出無

不好

乃素古乃

大好

姚鎖盧奈何計

少

乃水個

多

河快都河

細相

快大

薄

溫卒水

歪

貨不高歪賴水

不是

松山乃係

要緊

馬多合子

緩慢大

無用設計

多有水何

嗜好

香于牌

臭水

絲所以爲織綢緞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朝會宴享必自織而後用之中國紀絅但充裏衣而已若番船不通則無絲可織每百絲綿毬首斤真銀五六十六兩販去者其價十倍絲綿裸裎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匱乏每二百斤價銀至一百兩染彼國花樣作正衣服之用錦繡優人劇戲用布棉花故也綿以束腰腹以爲刀帶書帶畫帶之用常因匱乏每二斤價銀七十兩水銀鍍銅器之用常因匱乏每二斤價銀一百斤賣銀三百兩針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船而倍中國常因匱乏每二斤價銀七百斤賣銀三百兩

分
鐵鍊

懸茶壺之用倭俗客至飲酒之後啜茶啜已卽以茶壺懸之不許着物極以本爲重

也
鐵鍋

彼國雖自有而不大者至磁器擇花樣爲難得每鍋價銀一兩香爐以小竹節爲尚碗碟以菊花稜爲尚碗亦以葵花稜爲尚制若非觚雖官窑不喜也

錢

倭不自鑄但用中國古錢而已每一千文價銀四兩若福建私新錢每千價銀一兩二錢惟不用永樂開元二種

古名畫

以爲清雅然非落款圖書不用

古名字

書房粘壁之用古書五經則重書禮而忽廳堂不用也

古書

易詩春秋四書則重論語學庸而惡孟子重佛經無道

馬背氈

王家用青粉女人搽之用小食蘿唯無川芎常價一百斤價銀六七十兩此其至難至貴者也其次則甘草每百斤二十金以爲常

馬背氈

官家用紅粉面之用小食蘿唯無川芎

惟古之取若新造則雖精巧不喜也小盒子亦然惟用菊花稜圓者不用

船舶

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必用大木取方相思合縫不使鐵釘惟聯鐵片不使麻筋桐油惟以草塞鑄漏而已水草費功甚多費材甚大非大力量未易造成也凡寇中國者皆其島貧人向來所傳倭國造船千百隻皆虛誑耳其大者容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其形卑隘遇巨艦

近有中國人以船之法令如

式造于
此拙矣

難於仰攻苦於犁沉故廣福船皆其所畏而廣船旁陡如垣尤其所畏者也其底平不能破浪其布

帆懸於桅之正中不似中國之偏桅機常活不似中國之定惟使順風若遇無風逆風皆倒桅盪櫓不能轉斂故倭船過洋非月餘不可今若易然者乃福浙沿海奸民買舟於外海貼造重底渡之而來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闊風行使便易數日卽至也凡倭船之來每人帶水四百斤約八百碗每日用米六碗極其愛惜常防匱乏也水味不

同海水鹹不可食食卽令人泄故彼國開洋必於五島取水將近中國過下八山陳錢之類必停舶換水所以欲換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卽壞雖甚清冽不能過數日也海洋浩渺風濤叵測程不可計過山而汲亦其勢耳盥頸沐浴海水山水亦可用或云浴海水令人膚冽近訪之不然但黑肌膚而已倭奴有一秘法煮泉十二沸置之缸缶能令宿而不壞然亦不過半月久則不能也其至普陀必登者非換水亦非真欲

武備志卷三十一

七

利器

刀大小長短不同立名亦異每入有一長刀謂之佩刀其刀上又挿一小刀以便雜用又一刺刀長尺者謂之解手刀長尺餘者謂之急拔亦刺刀之類此三者乃隨身必用者也其大而長柄者乃擺導所用可以殺人謂之先導其以皮條綴刀鞘佩之於肩或執之於手乃隨後所用謂之大制又有小裁紙設機刀出長門號兼常者是嘉又有

作贊禮賀禮不拘大小名雖爲刀其實無用上等曰上庫刀山城君盛時盡取日本各島名匠封鎖庫中不限歲月竭其工巧謂之上庫刀其間號寧久者更嘉世代祖傳以此爲上次等曰備前刀以有血漕爲巧刀上或鑿龍或鑿劔或鑿八幡大菩薩普日大明神天照皇大神宮皆其形著在外爲美觀者

如匠人製造之精不論刀大小必於柄上一面鑄名一面刻記字號以爲古今賢否之辨鎗劔亦然

鳥銃原出西番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於豐州造鳥銃一門價二十餘兩用之奇中別州無此妙

制火藥亦得真傳用梧桐燒炭爲領次取硝石煮過三次硫黃擇明淨者爲勻每銃用藥二錢多彈遠中四季各有加減之方一銃總按三彈橫直分發皆秘法也

寇術

倭夷慣爲蝴蝶陣臨陣以揮扇爲號一人揮扇衆

皆舞刀而起向空揮霍我兵倉皇仰首則從下砍來又爲長蛇陣前耀百腳旗以次魚貫而行最強爲鋒最强爲殿中皆勇怯相參賊每日雞鳴起蟠地會食食畢夷酋據高坐衆皆聽令挾冊展視今日劫某處某爲長某爲隊隊不過三十人每隊相去一二里吹海螺爲號相聞卽合救援亦有二三人一隊者舞刀橫行薄暮卽返各獻其所劫財物毋敢匿夷酋較其多寡而贏縮之每擄婦女夜必酒色酣睡劫掠將終縱之以焚煙燄燭天人方畏

其酷烈而賊則抽去矣愚詒我民勿使敵擊專用此術賊至民間遇酒饌先令我民嘗之然後飲食恐設毒也行衢陌間不入委巷恐設伏也不沿城而行恐城上拋磚石也其行必單列而長緩步而整故占數十里莫能近馳數十日不爲勞布陣必四分五裂故能圍對管必先遣一二人跳躍而蹲伏故能空竭吾之矢石火砲衝陣必伺人先動動而後突入故乘勝長驅戰酣必四面伏起突遙陣後故令我軍驚潰每用怪術若結羊驅婦之類當

先以駭觀故吾目眩而彼械乘慣雙方上誑而下反掠故難格鉅鎗不露竿突忽而擲故不測弓長矢巨近人則發之故射命中歛跡者其進取也張揚者其逃遁也故常橫破舟以示遁而突出金山之圍造竹梯以示攻而旋有勝山之去將野逸則逼城欲陸走則取棹或爲棄以詐坑或結稻桿以伴奔或種竹簷以刺逸常以玉帛金銀婦女爲餌故能誘引吾軍之進陷而樂爲吾軍之邀追俘虜必開塘而結舌莫辨其非倭故歸路絕恩施附巢

之居民故虛實洞知賞豐降虜之工匠故器械易具細作用吾人故盤詰難向導用吾人故進退熟宿食必破壁而處乘高而瞭故襲取無機間常一被重圍矣餌以僞誠而逸之或披蓑頂笠沮溺於用訛或雲巾紵履蕩遊於都市故使我軍士或愚而投賊或疑而殺良江海之戰本非其長亦能聯虛舟張羽簾以空發吾之先鋒捐婦女遺金帛以彌退吾之後遂凡舟之裾墻左右悉裹布帛被褥而濕之以拒焚擊交閏間或附蓬而飛越卽雷震

而風靡矣寇據我民引路取水早暮出入按藉呼名每處爲薄一扇登寫姓名分班點閱眞僂甚少不過數十人爲前鋒寇還島皆云做客回矣凡被我兵擒殺者隱而不宣其鄰不知猶然稱賀

武備志卷二百三十一

